

文／徐滄淇 圖／屠佳

同學會

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催。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。」

首兒時讀過的詩句，轉眼間變成今天我要面對的場景—六合國小六年乙班首度舉辦的同學會。時間是11月9日中午，地點在頭份的夏威夷餐廳。

我依約攜伴前往，近鄉情怯，太太同我一樣心情忐忑。這是一場記憶力的大考驗，面對42年不見的同學，還能認得幾個，我一點都沒把握。同樣我也合理懷疑，還能認得我的，必定也是寥寥可數。太太的擔心則全然與氣象有關，因為據報有首波寒流來襲，氣溫將驟降8度，穿衣服的學問茲事體大。當然，其他原因也有，包括「總不能在老公的青梅竹馬面前太寒酸」。

走進席開三桌的會場，證實我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，逐一核對胸前名牌，畢業後從沒見過面的，我只認得一個，就是原來坐我前面的溫同學，我很高興多年後的重逢，第一次出現在夢境之外。但讓我意外與失望的是，他幾乎已不認得我，原先我想從他口中找回一些失落的記憶，指望遂告落空。

女同學來了八、九人，清一色全無印象。其中一位叫瑞枝的同學不死心，堅稱說不可能，她說：「我以前就住一個前面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的地方，你每天上學放學不是都從那裡經過？」她一口氣舉出幾件陳年往事當佐證。娓娓訴說間，竟讓我塵封的記憶為之開啓一沒錯，她確實是我同學。

班長終於說話了：「各位好同學，今天能夠在此重聚，證明時間並未能沖淡我們的同窗情誼，如果鍾老師還在人世，他也一定會感到高興...。」乾華兄實至名歸，畢業後一路讀到博士學位，就我所知，無人能出其右，目前任職於農委會桃園農改場。

接著，同學們依序上台自我介紹，陳述

這數十年間，各自奮鬥的歷程與成果。留在家鄉的同學普遍早婚，有人生了6個小孩，榮膺最多產獎。以54歲「高齡」當阿公、阿嬤者不乏其人。以成就論，自己做生意，當老闆者，所在多有。有人以主持社團為榮，有人以教唱山歌為樂。看來老同學都很能活在當下，自得其樂，也同樣以自己建立的家庭與家人為榮。

有人開始提到被老師修理的事。在當年，一個導師包辦所有課程，國語課文背不好要打，數學不會算要打，大小考試之後都要算總帳。體罰好歹有個堂皇正當的理由，對老師來說，是「教不嚴，師之惰」，對學生而言，叫「玉不琢，不成器」，一切努力都為升學。挨老師藤條，因此變成大家共同的記憶，誰被打得最慘不重要，反正也沒人會承認，也沒人敢苛責人在天堂的老師，一切盡付笑談。

溫同學最誇張，說他以前受傷最重，「到現在腿都還在腫」，不幸當場被同學吐槽說胖與腫是不一樣的，不可胡亂栽贓。身材矮小的火旺也不甘寂寞，爆料說坐他隔壁的漂亮寶貝美惠，每次看到他上台被打，就會掉眼淚，至今仍心存感激，因此他覺得體罰縱有千般不該，卻有助於增進男女感情。只可惜美惠沒來，否則這場告白秀肯定更精采。

輪到我發言，我簡單交代恰巧與班長雷同的經歷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學都在同校，名符其實是一輩子的同學，甚至到現在都還在同機關服務。我說：「從13歲到54歲，從30公斤變成90公斤，就是我在這段期間累積的成果。畢業後吃公家的頭路，成績平平，連我自己都不滿意。在家庭發展、子女成就方

面，遠不如各位的精采，很慚愧目前尚未能升格當阿公。」

餐會接近尾聲，班長再次上台發言：「感謝大家參加，忝為班長，40多年來沒盡到責任，明年應該由我主辦，我會早點籌備，讓經常出國玩的、遊走兩岸的台商同學都能前來，也希望大家都帶兒孫輩來湊湊熱鬧。」

一位女同學跑來告訴我，她固定每天下午會在蟠桃國小前面賣車輪餅，如果路過一定請我吃餅，我向她保證一定會去。一旁開早餐店的同學，則以大姊頭姿態公開許諾：「凡我同學，到我店來，一律半價優待。」贏得一陣歡呼。

有人心繫著未出席的同學們，嘀咕著說不了解他(她)們為何沒來？我當然也有同感，還有幾個漂亮的女同學，不是嗎？如今是何模樣？會是哪個幸運兒娶去了呢？曾經有過爭執的同學，我也真的很希望能見到面，有事說分明，一泯昔日恩仇。還有，我也想知道「小時候胖不是胖」這句話，印證在我同學間有幾分真實。

輪到壓軸戲上場，秀琴賣力為大家獻唱兩首客家歌謠。曲終人散，開車回家途中，



心中五味雜陳，仔細回味剛剛翻炒過的童年點滴，溫馨可感，然而逝去的時光仍不免讓人感傷。想起李白的詩：「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亂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煩憂。長風萬里送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。」差可比擬此時心境。值此深秋時節，衷心祝福老同學們，也盼望明年的聚會，會有更多的驚奇。

卿